

当人鱼公主遇到花样美男……

腾讯韩剧人气榜第一名原著小说

美妙人生 원더풀 라이프

[韩]甄秀媛 著
艾美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美妙人生

[韩]甄秀缓 著
艾 美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字：09 - 2006 - 3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妙人生/(韩)甄秀缓著;艾美译.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ISBN 7 - 80740 - 026 - 9

I. 美… II. ①甄…②艾… III. 长篇小说 - 韩国 - 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530 号

A WONDERFUL LIFE (drama novel) by Jin, Soo - Wan

copyright © 2005 by MB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权者为 MBC,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责任编辑 孙 欢 雷 娜

装帧设计 忍 冬

书 名 美妙人生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 lcm@public1. sta. net. cn

网 址 www. shwenyi.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4

文 字 153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0

国际书号 ISBN 7 - 80740 - 026 - 9/I·511

定 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62431119

感动指数最 IN 韩剧原著小说

《人鱼公主》《罗曼史》《浪漫满屋》《梦精记 2》《钻石的眼泪》

超明星阵容“韩”情演绎

腾讯韩剧人气榜第一名

星地图

女一号： 柳真(《人鱼公主》)as 郑世真

男一号： 金在沅(《罗曼史》)as 韩承桓

女二号： 韩银贞(《浪漫满屋》)as 李彩英

男二号： 李志勋(《梦精记2》)as 闵道贤

小女主角：小郑多彬(《钻石的眼泪》)as 莘菲

Episode 1

一架飞往新加坡的飞机缓缓地翱翔在梦幻般美丽的云端，蔚蓝色的天穹，白云朵朵点缀其间，客舱里的旅客大多在平稳的飞机里安然地睡着了。

韩承桓戴着耳机，音乐断断续续走进梦里，他嘴角时而向上微微地笑。坐在他旁边的女孩也睡着了，这个叫郑世真的女孩头偏向右边，表情凝重。她有一张漂亮的脸，秀气坚挺的小鼻子显得调皮而有些倔犟，乌黑的秀发躲藏在玫瑰红的头巾下，如同她固执的性格。头巾在脑后系了个蝴蝶结，同色的小开衫将她娇俏活泼的一面展露无疑。

悄然入睡的两个陌生人，居然走进了同一个梦里。

有人在翻看着杂志，空姐轻盈而娴熟地为客人送上饮料。几个恐怖分子蠢蠢欲动，灾难就要降临，人们浑然不知。一场惊险就要上演。微妙的眼神交流，紧闭的卫生间里恐怖分子快速地给枪装上消声器，塞子弹。

毫无防备的飞机驾驶员被恐怖分子两拳击晕。

“这架飞机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在开始乖乖听我们的话。”人们猛然从梦中惊醒……

在梦里，韩承桓英勇地击败敌人，成功地运用自己在航空学校的本事，驾取了即将坠毁的飞机。郑世真则利用自己外交家的三寸不烂之舌，感化了劫机分子。

正在韩承桓为平安抵达地面而暗自窃喜的时候，一把枪从后面戳在了他的头上，他吓得一哆嗦从睡梦中睁开眼，呆了几秒才恍然举起手，颤抖着缓缓回过头。



“你这个臭小子，找死啊。”

原来是一个小男孩在搞恶作剧。差点吓破胆的他，恼怒地扯下耳机对嬉笑着的小孩吼起来，小男孩吓得赶紧躲到妈妈的怀里，男孩的母亲像母鸡保护小鸡似地把孩子护在怀里，莫名其妙地怒视着韩承桓。看着愤怒的母亲和惊恐的小男孩，韩承桓这才意识到自己因梦境而失态，歉意地说了声对不起。

这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鼾声，韩承桓循着鼾声望去，那不是其中的一个恐怖分子么，再看看另一个所谓的恐怖分子，正在和朋友说笑聊天，原来自始至终的劫机事件只是一个梦境，他为自己荒唐的梦境笑起来，不可思议地摇着头。

韩承桓的笑还没从脸上消退，酣睡中的郑世真猛地倒在他的肩膀上，他低头看了看熟睡中的女孩，做了个无奈的表情，不耐烦地像赶苍蝇那样推开这个陌生女孩的头，睡梦中的世真摇着头，连眼睛都没睁开就迷迷糊糊地用英语说，“谢谢！谢谢！”显然她还在梦中，她的话音未落，头又摇摆着靠在了韩承桓的肩膀上，他看了看她，嘴角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决心捉弄一下这个看起来不知是马大哈还是想占他便宜的女孩。

韩承桓忽然站起来，郑世真的头猛地撞在了椅子上，她这才发现自己靠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肩上，摸着撞疼的头，满脸羞愧地道歉。韩承桓戏谑地看着她，顺手拿起耳机正要戴上，广播里传来职业性的声音，说飞机现在正飞行在印度半岛上空，大约在30分钟后到达新加坡机场。

郑世真听着广播，用手习惯性地擦了擦嘴角，其实没有口水。广播继续播报，“现在温度32度，时间是早晨6点10分。谢谢！祝您旅途愉快！”她打着呵欠，弓着腰没精打采地站起来。韩承桓用厌恶的眼神看着世真，不知道她又要做什么，他抱起双腿避让，直到世真走过，才收起厌恶的表情，微笑着翻开护照，一副情窦初开的小男生甜蜜样，与刚才简直判若两人。看着护照上的地址，他在心里悄悄对自己说：“今天我要去见她。”

郑世真在洗手间打开珍藏在身边的怀表看了看时间，满怀期待地自语：“今天去见他。”她高兴地漱口，节奏变得无比欢快。

两年来世真疯狂打工赚钱,因为30岁以前到30个国家旅行是她的目标。今天世真终于向自己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她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新加坡。之所以选择新加坡,有她自己的意义。为了见他,好不容易才挣足了买飞机票的钱,辛苦地在加油站打工,在超市摆货物,帮人洗玻璃,每赚到一笔钱就放到空糖罐子里存起来,然后在地图上用笔涂出这笔钱可以抵达的地方,虽然辛苦,但只要想到离新加坡又近了一步,她就激动得忘掉了所有的艰辛。

郑世真想起曾和姐姐日真在院子里的争吵,姐姐劝她放弃这份爱:“实现不了的爱,还是早点放弃的好,听姐姐的话。”

倔犟的郑世真怎能容许别人对她的爱横加指责呢,况且还是滥情的姐姐,她撇着嘴不服气地回敬:“所以你就跟有妇之夫交往?还是刚刚度蜜月回来的人。”

“我早就跟他结束了。”郑日真为自己申辩。

“那高中3年级的呢?”

“他只是穿着校服而已,跟我只差3岁。”

郑日真一边拿着牙刷漱口一边理直气壮地说,这下可惹恼了正在洗衣服的郑世真,她使劲地搓着衣服,好像衣服跟她有仇似的:“你厉害!”

“你为什么对姐姐这么凶!”

郑日真也生气了,声音像加了个喇叭。

“姐姐也得像个姐姐!”郑世真终于说出了心中的不满。

“难道说我是你哥哥吗?”郑日真的声音越来越高,似乎也要与世真对抗到底。

“干嘛生这么大气!”

郑世真的声音终于缓和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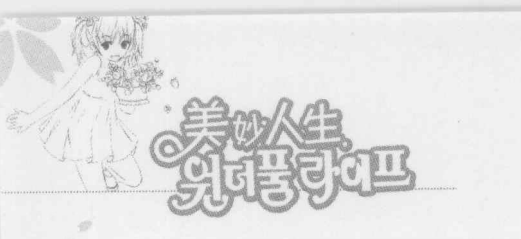
“一句话,忘了他!马上给我忘了!”郑日真挥舞着手里的牙刷,盛气凌人的样子。

“那个人是天带走的人,你怎能把神当作情敌呢?”

郑日真的话击中了世真的伤痛之处,她停下了手里的活,陷入悲伤中。

临行前那天晚上,郑世真独自一人来到教堂,带着伤感而复杂的心





情,推开了教堂的门,信奉天主教的她决心让神父来分担心中的苦闷。

“我爱着不该爱的人,不该爱的人,他选择了神。不,是神选择了他。我埋怨神。不,埋怨选择神的他。不,埋怨他去神那里之前,没有跟他说爱你,爱着你。埋怨那样的自己。”她精神恍惚喃喃自语。

她忧伤的低语和神父弹奏的安魂曲哀婉而沉静地回荡在空空的教堂里。

“好了!现在就让他安息在神的怀抱里,送他走吧!”神父双手交叉在胸前,略有些伤感而又庄重地说。

“嗯!我会放他走的,会这样做的。”

郑世真含着泪,一字一句地说,好像是将她的感情依依不舍地从心中释放出来似的。

“所以我明天要去新加坡。”

说完这些,世真从悲痛中抬起头,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笑容在眼泪下绽放出来,她美丽的容颜在此刻更加楚楚动人。

韩承桓这些天来非常郁闷,因为到新加坡研修的女朋友表现不同以往。以前只要承桓不在身边就会来短信追问,但是近几天连个电话都没有。若不是因为这个学期学分不够被学校警告,被老爸没收了护照,承桓早就飞到新加坡去找女朋友了。

“突然去新加坡干嘛?”在进入购物大厦的时候,韩承桓的铁哥们苏昌明不解地问承桓。

“什么干嘛,当然是去见彩英了!”

韩承桓满脸堆笑一边往里走一边顺手摸了摸模特身上的衣服。

“彩英现在在新加坡吗?”

“她去新加坡研修英语啊!”韩承桓把揣在裤兜里的一只手抽了出来,从挂满服装的架子上拿起一件白色的衣服,打量着它的款式。

苏昌明紧跟着他,心思完全不在这些花花绿绿的女人衣服上:“她不是去过澳大利亚吗?”

“英语不是那么容易就学到的东西啊!”韩承桓放下那件白色的衣服,转而去挂旁边的一件玫红色衣服上的标签,看完又去看白色衣

服上的标签。

“反正钱也够多，那你也去研修？”苏昌明打量着韩承桓手里的衣服。

“不是，后天不是我们彩英的生日吗？”韩承桓从两件衣服中回过头来对苏昌明说，说完了还开心地笑起来。

“你不烦吗？啊！从高中开始，都几年啦！”苏昌明颇有些为他的呆头呆脑生气，也许更多的是觉得大好青春就浪费在一个人身上不值得，更何况那个女孩对他还冷冰冰的。

“喂！小子，那时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

韩承桓听他苏昌明这么说，倒有些不以为然。

“现在开始就不同了喔！”他边说边神秘秘地从包包里拿出一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

“什么啊？让我看看。”苏昌明不知道爱耍宝的承桓又在玩什么把戏，冲过去从他手里夺过那叠纸，展开来。

“新加坡酒店住宿券！”苏昌明不敢相信地发出惊叹，表情夸张，手捂着半张开的嘴变调地笑。

“我人生真正的浪漫从现在开始。”

韩承桓得意地拍着苏昌明的肩膀。

“你这小子，好羡慕啊！”

两人像傻子似地呵呵笑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高兴得手舞足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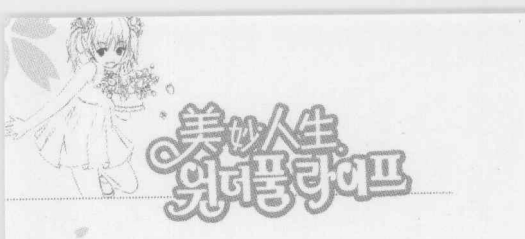
韩承桓早知道有一场家庭暴雨正等着他呢，他一点都不怕，这对他来说似乎是家常便饭，从小就调皮搞怪的他，父亲的几巴掌还不等于给他挠痒痒，即使再疼，对他来说也只是转眼间的事。

“还笑！你这小子还笑！还没进大学，花钱怎么这么大手大脚啊？你说说！”

父亲拿着张购物单，抖了抖，气急败坏地指着韩承桓骂道。

两父子围着客厅里的茶几打转，一个怒气冲冲地急于追上另一个，好狠狠地教训一顿，另一个则嬉笑着小心翼翼地躲避，哪里像是父亲在教训儿子，看起来倒是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而饭厅里的家人却安然地吃着饭，对从客厅传过来的争吵声充耳不闻，好像对这种情形已经习以





为常了。

“重修让我积了多少压力呀！应该让我解除压力，不是吗？”对父亲的指责，韩承桓理直气壮，甚至——显得还有些委屈。

听着儿子把站不住脚的歪理居然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父亲气得一肚子火都快要从头顶冒出来了，就差没跳起来。

“应该解除压力！你这小子别嬉皮笑脸！”说着，父亲又去追隔着一张茶几的韩承桓，而承桓依旧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轻松地跳着，躲到父亲对面。“所以，皮鞋、皮包、化妆品之类的！”父亲有些气喘吁吁了。

“买这些你居然花了一百多万！你以为你是赚钱先生吗？”父亲这次的语调明显提高了些，他气愤地看着站在对面不懂事的儿子。

老爸的这句话让韩承桓有些愧疚，他低着头，用手挠了挠后脑勺，等挠完后，又理直气壮起来：

“爸，那是什么话，这也是为了给你未来的媳妇投资嘛！”依然是理所应当的样子，说完又是一张笑脸看着气歪了脸的父亲。

“什么！臭小子！”他的父亲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闪躲了几个回合，他扔掉手里的账单，干脆直接跳到茶几上去，双手向前一扑，没设防的韩承桓被父亲的双手和随之而来的身体压在了沙发上，他挣扎了几下，可惜父亲的手牢牢地卡着他的脖子，他无法动弹，看来几个巴掌是逃不掉了。

在饭厅里就可以听到他杀猪般的嚎叫声，但吃饭的人却像根本没有听到。

“妈妈，您也尝尝这个吧！”

韩承桓的嫂子端来一盘看起来很可口的菜放在了桌子上。

母亲夹起一块放进嘴里，细细咀嚼。

“哎呀！这个真的很好吃耶！”

听了母亲的夸奖，媳妇特别高兴，笑得嘴巴都快合不拢了。韩承桓的嚎叫声、求饶声还在不断地从客厅那边传来。

“你这臭小子！就因为你处事的这副德性，祖先们发怒了，要断我们家香火，你小子知不知道！”

父亲韩虎戌不但没松开手的意思,反而加大了力度,手臂钳制着韩承桓的脖子,他的脸因过度生气而涨得通红。

这句话像一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泊,湖面上瞬间泛起涟漪。本来无视父子俩争吵的家人,却被这句话猛地击中了,正在喝水的母亲喷了坐在对面的大儿子一脸水,嫂子白贤珠盛满饭的勺子本来已经放进了嘴里,听到这句话后,皱着眉头放下了勺子。

承桓意识到父亲说错了话,抬起头惊愕地看着他。

韩承必气得干脆放下碗筷站起来,白贤珠也站起来,跟在丈夫身后。

看着韩承必低着头,揉着鼻子忧伤地走进来,知道说错了话的父亲赶紧也站起来叫自己的大儿子:“我说承必啊!承必!”

“大哥!大哥!”被父亲按在沙发上的承桓还没来得及站起来。

白贤珠无奈而伤心地看了父亲一眼,用手捂着嘴默默地哭着离开了。

“孩子!孩子听我说!”父亲急切地叫着悲伤的媳妇。

“你真是疯了!疯了!疯了!”承桓的母亲从后面生气地掐着自己的老公。这个说错话的人,自知理亏,灰头土脸地低着头,被掐的地方疼得让他只咧嘴,脸因疼痛而扭曲。

“干嘛惹好端端的孩子们?”母亲不解恨地责问道。

“我也想找个时间忠告一下!我这个爸爸有不经大脑思想乱说话的倾向。”

韩承桓终于从沙发上坐起来,摸着刚才被父亲卡疼的脖子,辛灾乐祸地说。话音刚落,正暗自得意的他,又重重地挨了父亲挥过来的一巴掌。疼得他只好抱着脑袋呻吟。

韩承必独自一人站在走廊上,沐浴在夜色中的身影显得有些凄凉,他看着远处的灯火,排解着心中的苦闷。承桓摸着刚被父亲打了一巴掌的脑袋,苦着脸,咧着嘴从屋子里走出来。走到大哥身边又换上了一张笑脸,双手习惯性地插在裤兜里,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哥!这么冷,出来干什么啊?”他的话打破了承必的沉思。

“你怎么样了?”韩承必郁郁寡欢地问道。



“唉！一周禁止外出。”

韩承桓叹了口气，皱着眉头：“我一定要去新加坡！”他边说边着急地跺脚，不停地挠头，纯真的天性暴露无遗。说完，他摸着自己的头抱怨，好疼啊！

韩承必看着这个平时玩世不恭，此刻发着满腹牢骚的弟弟，低下头，在裤兜里掏着什么，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把一张信用卡塞到承桓的手里。

“这是什么啊？”还在摸着脑袋的承桓抬起头，疑惑地看着韩承必。

“去吧！见到女朋友，给她买好吃的。”

承桓意外地看着大哥。

“还有，去了之后跟女朋友好好商量，”韩承必心事重重的样子，自顾自地说，“可以的话尽快结婚吧！”

“啊？”韩承桓被他哥的话吓了一跳，瞪圆了眼睛。

“你替我给爸爸一个孙子吧！”

“那个！大哥……”承桓当然知道大哥心里的苦闷，但他压根不知道大哥有这种想法，他有些无奈而略显尴尬地苦笑着解释。

“说真的，承桓！”韩承必转过头，看着承桓，打断了他的话。“那个检查我真的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那些医院给我看的书，一点，连一点反应都没有！”韩承必一股脑儿地抱怨道，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满脸沮丧，眼睛红红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作为一个男人，连最起码的男性能力都丧失了，能不让人绝望和苦闷吗？对韩承必来说，这是一直压在他身上的一块巨石，让他喘不过气来。

韩承桓听着大哥的话，同情地看着他沮丧至极的大哥，心里也跟着难受，“加油啊！大哥！”他满脸真诚地劝着承必，“我去新加坡给你买更刺激的书回来！”

韩承桓转过身去，抱着已靠在栏杆上流泪的承必。兄弟情深，承必被弟弟这样的真诚感动得都有些哽咽了，兄弟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加油啊！干什么哭啊！”

“我该怎么办啊！”

飞机终于到了新加坡，开始缓缓降落。

“彩英！我来了！”韩承桓走在机场大厅里，在心中甜蜜地说着。

郑世真双手放在胸前的背包带上，若有所思地微笑着，默默地在心里说：“哥！世真来了！”

韩承桓来到出入境处给护照盖章，心里想着和彩英见面时的场景，快乐的心情全挂在脸上。情不自禁的笑容，微微咧开的嘴唇，入神的憨样，直到服务小姐用温柔的声音把他唤醒。

郑世真和他比显得要平和些，她的甜蜜和微笑都那么轻巧，她刚办理完手续走出检查口，就看到交织的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背影，她怔了一下，嘴巴里喃喃地叫了声哥哥，便急匆匆地去追那个背影。她眼里只有那个背影，周遭的人仿佛都不存在，一不留神，她把走在前面的一个人撞了个仰面朝天，自己也跌倒在地。

撞的不是别人，正是沉浸在美梦中的韩承桓，他躺在地上试着爬起来，嘴里不停地叫唤着。

郑世真跌得不是很厉害，但突然的跌倒还是让她的腿有些疼痛，她皱着眉，蹲坐起来，着急地看着渐渐远去的背影，然后才恍然大悟般地回过头来看着被她撞倒的这个人，满怀愧疚地说：“对不起！没事吗？”

“哎哟！哎哟……”韩承桓趴在地上，半侧着身子，手摸着屁股呻吟着。他看着眼前惊慌的女孩生气地回敬道：“真是，说句对不起就行了吗？！”

郑世真越发愧疚，不停地点头道歉，懊恼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连说着“对不起！”韩承桓扭着腰站起来，她赶紧去扶，承桓恼火地说：“算了！走好你的路吧！”他背好背包，弯腰去捡起掉在地上的护照，呻吟着责备女孩，“真是的，小心点嘛！”语气听上去已经没有先前那么生气了。

郑世真愧疚地看着韩承桓，像个做错事的小女孩，噙着嘴用手摸了摸后脑勺，也蹲下身去捡地上的护照，当她揣好护照，却发现一直珍藏在身边的怀表不见了，她惊慌失措地在刚才摔倒的地上摸索着，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我的表呢！我的表呢……”当她失神地抬起头时，惊奇地发现那块她视若珍宝的怀表就躺在离摔倒不远的地方，她松了口气，欣然地笑了。正当她准备起身去捡时，一只穿着黑色运动鞋的大脚正好踩在上面。她满脸诧异，还没从刚才的喜悦中回过神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不





可思议地盯着那只脚，然后从下而上地看着脚的主人——刚才被她撞倒在地的那个人的背影，心情由刚才的欣喜瞬间跌入低谷。

郑世真从地上站起来，一溜烟地跑过去捡起怀表，而韩承桓全然不知自己踩到了东西，手扶着腰，苦着脸，忍着疼，一瘸一拐地走向前。捧着踩坏了的怀表，郑世真心里又是疼惜又是愤怒，站起来冲着韩承桓大叫起来：“喂！喂！”她心疼地看看手里的表，追赶着韩承桓。

韩承桓听到后面有人叫他，不耐烦地停下脚步，等着那个女孩跟上来时，他的脸都快要焦烂了，嘴巴向上挑了一下然后重重地吹了口气，好像要把心里不快都吐出来，他无精打采地转过身，手仍然扶着腰，极其不耐烦地对气喘吁吁的世真说：“又怎么了？”那样子就像他遇到了个超级难缠鬼，急于摆脱。

郑世真张着的嘴都忘了闭，双眼喷火似地看着这个人，她恼怒地对韩承桓吼：“这么踩过去怎么行啊？你看都踩坏了！”边说边把手里已经踩坏的表递给韩承桓看。

韩承桓以为郑世真是在找他的麻烦，不以为然地看着那块表，冷冷地说：“我？”郑世真的怒火被他这副模样弄得腾地一下全冒了起来，一双美目恶狠狠地瞪着韩承桓。

“我什么？”

韩承桓一脸无辜。

看着他无辜的表情，郑世真心里想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怒气不由得消了一半，语气柔和了些，她指着刚才的地方，试图告诉韩承桓她亲眼看到的事情。

“就算是吧！可我的腰也摔得不轻啊！”话刚开始，韩承桓就打断了她。

郑世真看了看韩承桓，他脸上还残留着摔倒带来的疼痛表情，只好不情愿地说：“知道了！算了吧！”

“知道了，我赔不就是了吗？”

韩承桓看着女孩失落的表情，心里又觉得有些不忍。

“算了！”女孩并不领情，偏过头，气鼓鼓地回绝了。

“都说赔了，干嘛不要？”

韩承桓一把拽住正想从身边走过的郑世真。

“我说过了，没必要！”郑世真甩开韩承桓的手，站在他对面冲着他的脸气呼呼地吼道。

“怎么会有那种八婆啊！”

韩承桓惊愕地看着正从眼前消失的女孩。他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她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像吃了炸药似的。

郑世真满肚子火地走出安检大厅，一脸怒气，还不停地吹胡子瞪眼睛。她站在门厅外的过道上，从包包里掏出怀表，小心翼翼地揭开外面的金属盖子，里面全是踩碎的玻璃渣子，怒气冲天地骂道：“那个坏蛋！”说着抬起脚狠狠地踢了一脚旁边的行礼推车。受到重重一踢的推车飞速地撞到了刚走出大厅的韩承桓，他措不及防地跌坐在地，抱着疼得钻心的脚嗷嗷直叫，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听到旁边有人叫唤，郑世真把目光从表上移开，回过头一看，自己也失声叫了起来：原来她又撞着那个人了！听到熟悉的惊叫声，韩承桓忍着巨痛抬起头来，当他看到郑世真时，惊异地说，“又是你！”当然，除了震惊他恐怕还有不少怒火。此时的郑世真没了刚才的气焰，脸上挂着极其不自然的笑容，韩承桓则是一脸的苦笑，遇上这么个人，也活该让他倒霉，他用手指示意郑世真过来，世真才没那么傻，她脸上带着笑，只想借机逃跑，并没有过去的意思。

韩承桓拍拍屁股从地上爬起来，怒吼道：“我生气前，你最好乖乖过来！”郑世真一看势头不对，拔腿就跑，边跑边回头看，韩承桓跛着一只脚拼命地在后面追。

郑世真跌跌撞撞地从迷宫般的机场大厅里跑出来，气喘吁吁地靠在那里的一辆出租车上，侧过头去看了一眼大厅的出入口，发现韩承桓还没追上来，她放松地吐了口气，以更舒服的姿势斜靠在出租车上，她有些不放心的，又慌慌张张地转过头去看了一眼，还是没看到那个家伙，她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大口地喘着气，因剧烈的呼吸，脸都有些变形了。出租车里没有人，她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办，去哪儿呢？”边说边从肩膀上取下背包，打开出租车的门，把包放在里面的座位上，正要坐进去的时候，她发现韩承桓正从大厅出入口向这边走过来，她惊呼了一声，赶紧关上车





门，弯着身子躲到了出租车的后面。

韩承桓慢吞吞地从里面走出来，满脸疲倦的样子，他并没有看见躲起来的郑世真。

“你要搭车吗？”一位出租车司机向韩承桓搭腔。

“嗯！是！”韩承桓这个时候正需要辆车呢，尤其对他的腿和腰来说。

司机高兴地说：“跟我来吧！”

郑世真听到韩承桓的声音，紧张得抱着头，在心里祈祷：神啊！快让他走吧！

“到哪里？”

“码头别墅。”

韩承桓和司机交谈着，往车子停靠的方向走。

当郑世真听到车里有动静时，才猛地从惶恐中惊醒过来，但已经晚了，车子已经发动，向前面开去，靠在车尾上的她，摔了个四脚朝天。

她从地上爬起来坐在地上，惊慌失措地看着开走的车子，又囁地站起来，大叫着追赶，奋力地挥着手，示意车子停下来。坐在车里的韩承桓在遭遇这一连串倒霉的事情后，以为终于可以摆脱那个女孩放松一下了，他沉浸在见彩英的快乐中，笑容不知不觉又挂在了脸上。

“啊！她怎么又跟上来了！”

不经意间承桓从车子的后视镜中看到拼命奔跑的郑世真，惊恐得不行，嘴巴张得大大的。转念一想，反正我坐在车里，料她也不会对我怎么样，想到这里，他转过头去继续看着前方，摇着头说：“真是搞不懂！”他想着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又回过头，发现后排的座位上有个包，再一看上面贴的安检票，他这下明白了那个女孩为什么那么拼命地追这辆车了。他有些快意地笑着，要是这副幸灾乐祸的表情被郑世真看见，依她那火爆的脾气，不知道要对韩承桓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韩承桓决定不理会在后面像火烧着了屁股似的追赶的郑世真，他是存心要捉弄一下这个老是让他受伤的女孩。郑世真累得实在跑不动了，停下来站在那里，跺着脚呼天抢地：“喂！还我的包！哎呀！真是要疯了！”她无助地抱着头，生气地摇摆着，不停地叹气。